

积极心理资本: 少数民族双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本源

肖新燕, 斯 雯

- (1. 新疆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市 830054;
2.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儿童教育实践创新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市 830054;
3. 新疆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市 830054)

摘 要 文章以 400 名来自新疆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双语教师为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归纳了影响农村少数民族双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外因素, 针对这些影响因素以积极心理资本为视角, 从积极心理资本的内涵: 个体效能感、乐观心态、希望指数和韧性品质为分析点, 探究了积极心理资本对促进少数民族双语教师专业发展带来的启示, 以期使积极心理资本在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群体中的建构与开发成为促进双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之源。

关键词 心理资本 双语教师 专业发展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心理资本及相关因素研究》(DBA150239) 阶段性成果

“心理资本”一词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学者、经济学家 Goldsmith 等人于 1997 年正式提出来的。2002 年, Luthans 等人在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的思考框架下提出了以人的积极心理力量为核心的积极心理资本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PPC) 概念, 简称为心理资本^[1]。Luthans 等人指出, 心理资本强调的是“你是谁”以及“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体对工作、自我以及人生信念、人生态度和认知等的综合, 是一系列既具有状态性又具备特质性的类状态积极心理要素的综合; 心理资本的内涵: 包括个体效能感、乐观心态、希望指数和韧性品质等四个要素^[1,2]。教师的心理资本是教师个体的一种内在化过程, 其目的在于确立教师自己的“身份”, 找到自己的“归属”, 从而达到对“我是谁”的确认。它不仅是教师职业认同的出发点, 更是教师工作的动力、专业发展的基本来源^[3]。

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是新疆基础教育尤其是新疆落后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推进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自 2004 年以来, 新疆启动了《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培训工程》, 开始大规模的培养、培训少数民族双语师资。截止今年, 已经持续开展了十二年之久的时间, 可以说, 这部分少数民

族双语师资力量为新疆的基础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 通过近几年后续的回访、监测与分析来看, 许多经过培训回到原单位的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由于所处环境的条件限制 (如缺乏语言环境、学生听不懂汉语等), 大多在坚持很短时间的双语教学后, 又转为了纯母语教学, 另外, 少数民族老师本身存在文化适应问题, 他们对双语教学认同度降低, 对双语教师身份产生了抵制与抗拒, 从而制约了双语教师的专业发展^[4]。那么, 如何通过对其心理资本的建构、干预与管理的研究, 化解双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危机, 使他们明确自己的身份, 重新建构自我、获得归属感, 重归双语教学, 促进双语教师的专业发展, 值得研究者进行深入探索。

本研究基于对在新疆师范大学、新疆教育学院、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参训的 400 名来自全疆各地的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进行的问卷调查和访谈, 分析并归纳了影响农村少数民族双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 同时以积极心理资本的视角探究了这些因素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师专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希望对化解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危机有一定的启示, 使少数民族双语教师重新建构自我、获得归属感, 重归双语教学, 使积极心理资本在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群体中的建构成为促进少

少数民族双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之源。

一、影响农村少数民族双语教师专业发展内部因素

(一) 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的双语教育职业认同感较低,信念存在偏差

在大多数人比较关注物质利益的社会环境下,教师也不例外。首先,在问卷调查中有 67.3% 的双语教师认为教师职业“工资偏低,待遇低下”。因此教师所秉承的教育信念基本停“职业型”层次,更关注利益因素。其次,在本次调查中,有 62.7% 的教师“认为自己一旦有好的机会就可能转行,从事其他职业”。因为社会及学生家长对教师职业的一些偏见也动摇了双语教师的职业认同和专业认同感,抑制了双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其三,因为双语教师教育理念的偏差,有一部分教师并不认同用汉语授课的双语教学模式,担心用汉语教授会带来少数民族语言的消亡。同时还怀疑双语教育对少数民族教育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双语教师中很难建立符合双语教育的教学理念。

(二) 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的汉语水平低下

在调查中有 43.7% 的双语教师认为“自己的汉语水平有限,不能满足双语教学的要求”。虽然这些年自治区也通过岗位调整、进修培训等多种途径提高教师的汉语水平,但是对于已经习惯了慢节奏的农村少数民族教师来说,要快速提升汉语水平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事情。家长对双语教学抱有很大期望,给双语教师也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让很多教师感到力不从心。

(三) 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的教学技能和教学经验的欠缺

在调查中有 63.5% 的教师认为“教师最需要提高的专业素养是教学技能”;有 73.2% 的教师“不能熟练的操作计算机,不会使用多媒体制作课件”;只有 8.9% 的教师“曾经主动开发过教学资源”希望通过参加培训来提高教学技能的双语教师占 90% 以上。主要原因:首先,是双语教师的教学任务比较繁重,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提升教学技能;其次,很多的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培训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教师技能培训方案,所以在培训时很难快速提升双语教师的教学技能。双语教

师低下的教学技能水平,严重影响了双语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调查中发现,有 70.3% 的双语教师的年龄在 35 岁以下。一般来说教学经验是随着教学年龄的增加而提高的,而在双语教学中这部分教师是主要的生力军,也是教学经验的提升和发展期,但是在个体专业发展的历程中这个年龄阶段的教学经验还是不足的。同时,这个年龄阶段的教师也是家庭的顶梁柱,需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又是单位的骨干,双重的压力会影响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从而影响双语教师专业的快速发展。

(四) 少数双语教师的职业倦怠比较严重

在调查和访谈发现,53.2% 以上的双语教师在入职时因就业压力或因双语教师职业的优越性而选择从事教师职业,但并未把教师职业作为毕生的事业追求。随着双语教育的快速推进,对双语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个人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面对这样的现状,本身对双语教师职业认同感就不高的教师对再学习的欲望不强,缺乏个人专业发展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有的双语教师参加培训也是敷衍了事,缺少面对挑战的勇气与活力,很快就进入了职业的倦怠期,进而影响了双语教师的专业发展。

二、影响农村少数民族双语教师专业发展外部因素

(一) 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学资源的匮乏

在调查中关于“哪些是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农村自然条件艰苦、生产方式落后”,依次为:“教师培训经费短缺”、“当地重视稳定工作,忽视提高教学质量”、“农民教育观念落后,不配合学校和老师的工作”等。可以看出,排在前两位的都与教学资源有关。在进行双语教学的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村地区,在那些地区一般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不便,教育文化落后。双语教师缺乏相关专业方面的书籍和学习资料,缺乏专业人员的专业引领,加上汉语水平的限制,不能共享已有优质教育资源,而且有很多具有高级职称的中老年教师教育理念陈旧、信息技术能力、科研能力以及汉语水平不高,对新鲜事物态度冷漠,不能与时俱进地接受新的双语教学理念,掌握新的教学手段,难以发挥专业引领作用

用,因此,影响了当地双语教师的专业发展。

(二) 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的职后培训存在缺陷

在调查中发现,目前的职后培训大多数以强化汉语为主,公共汉语课占了总课时的一半左右,而专业课只占了18%左右。语言培训代替了教师专业能力和素质的培训。在培训中没有因地制宜的课程标准,也没有标准一致的专业培训教材,致使培训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在培训评价中标准低、简单,缺乏完善科学的过程性评价系统,因此,很多参加培训的教师不重视培训学习的过程,培训没有起到促进双语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

(三) 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的日常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欠缺

在调查中关于“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影响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教学任务繁重,没有时间参加专业培训”,依次为:“学校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学校领导不重视不支持教师专业发展”、“教师权利没保障、各种社会义务劳动多”等。可以看出,排在前几位的都与学校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有关。许多农村学校教师管理制度不健全,考核、奖惩制度不合理。双语教师工作量大,平日要付出双倍于普通教师的时间和辛苦用来备课和教学,外出参加各种培训的机会不多,能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很少,而双语教师的待遇与普通教师没什么差别。这种长此以往的教师管理机制大大挫伤了广大双语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双语教师专业的发展速度。

三、积极心理资本对双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启示

第一,提高双语教师职业能力,激励教师的职业发展,增强双语教师个体效能感,提升双语教育职业认同感。教师的效能感受到社会环境、教师个人素养和学校环境的影响。因此,从国家的层面应该加大双语教育的投入,提高双语教师的社会地位,树立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从而提高双语教师的效能感。从学校的层面来说,首先,要重点从促进双语教师科学教育观的形成、丰富教育教学知识、提升双语教师教学实践能力出发,提高教学效能感。其次,学校要制定出有利于双语教师个体职业发展的规划、评价方法和激励措施。学校要让每一个双语教师感到在学校是有前途、有奔头,体验到归属感;要采用科学的评价激励先进,鞭策后

进,形成双语教师职业发展的正确导向;弘扬正气,塑造良好的校风,促使双语教师在正气中发展;重视对双语教师的人文关怀,提高经济待遇,促进双语教师爱校敬业观念的形成。

第二,引导双语教师正确认识双语教育的职业特点,树立正确的双语教育观念,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双语教师乐观的心态,激发双语教师面对困难挑战的勇气与活力。学校要引导双语教师正确认识双语教育的职业特点,明确自身职业定位,感受双语教师的自我价值,在正确认识自我的过程中保持良好乐观的心态。同时,学校还要通过开展集体备课、学术研讨、课程建设活动或师生联谊活动、小课题研究等活动增进教师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优化教师的人际环境,使得教师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快乐,获得人际支持,从而激发双语教师面对困难和挑战的勇气和活力。在温暖的集体环境中,在同事之间的关爱中,使得双语教师获得价值感的体验,培养平和愉悦的乐观心态。

第三,从双语教育的全局出发,制定双语教育整体发展规划,确立学校发展目标,协调学校发展与双语教师自身发展的一致性,提高双语教师希望指数,激励双语教师的职业发展欲望。首先,要引导教师有正确的职业规划、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同时,还要使教师看到自身的发展规划与学校的整体发展目标的一致性,要让教师看到学校和自己发展的未来和希望。其次,从学校层面发展目标的确定,既要着眼于学校长久发展,也要立足学校和教师发展的当前。要从符合于双语教师职业发展的规律出发,建立岗位晋升、职称评定、薪金待遇等方面的制度保障,提高双语教师希望指数,激励教师的职业发展欲望。

第四,帮助双语教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建立强而有力的双语教师支持系统,增强双语教师的韧性品质,提高双语教师对不良环境的忍受力和坚持力。培养农村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的韧性,首先,一方面帮助他们在相对较差的条件下克服困难,适应环境,提高主动学习新知识和经验的能力;另一方面提高教师的自信心、自我效能、自我意识,促进其成长,增强他们的优势,增加工作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5]。其

次,学生、家长、学校的肯定、认可和支持可以增强双语教师克服困难的信心。在双语教师遭受困难和挫折时,学校要能够提供支持和帮助,或者有教师自发提供友情帮助和支持。通过对双语教师提供解决困难的精神力量,增强双语教师的韧性和意志力,提高双语教师对不良环境的忍受力和坚持力。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长期的工程,内部与外部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缺一不可^[6]。影响少数民族双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在个体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双语教师在面对双语教育的困难逆境时的自我管理能力的体现;在组织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影响双语教师工作绩效的组织投入回报和竞争优势的体现。这些方面的体现正是积极心理资本所强调的内涵,通过对积极心理资本的开发、管理及干预可以有效地增强个体抵御外界环境压力、克服困难、适应环境的能力,促进个体的不断发展^[7]。个体的心理资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可以通过对个体的心理资本的开放与调节,促进个体心理资本的良性发展,从而增强个体自我管理能力以及个体对组织的认同。对于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来说,应当通过提升双语教师的心理品质、增强教师职业认

同感、夯实教师职业操守,来推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从优化双语教师心理资本各构成要素出发,促进双语教师的专业发展。

[参考文献]

- [1] Luthans F, Luthans K W, Luthans B C.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yond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J]. Business Horizons, 2004(1): 45—50.
- [2] Luthans F, Avolio B J, Avey J B, Norman S M.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7(60): 541—572.
- [3] 张文. 中小学教师心理资本问卷的编制及其特征分析 [D]. 重庆: 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2010.
- [4] 方晓华. 新疆双语教育评价问题探索 [J]. 双语教育研究, 2015 (2): 15—23.
- [5] 关荐, 王平. 积极心理资本: 西部农村教师资源稳定的本源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 93—95.
- [6] 胡艳明. 新疆农村少数民族双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探析 [J]. 新疆教育学院学报, 2015 (4): 5—8.
- [7] 谢盈盈, 刘志军. 教师生存困境: 基于心理资本理论的审视与突围 [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6 (7): 148—151.

[责任编辑 冯霞]